

YUN KAI WU SAN

当代社会纪实小说

云开雾散 连江轶事

岛语 著

第一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云开雾散

第一部

连江轶事

岛语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开雾散/岛语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ISBN 7-80145-744-7

I. 云… II. 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7095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050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21.5 字数 40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744-7/G

定价:38.00 元(一、二部)



作者简介：

岛语，原名霍洪声，男，1970年6月生于河北省遵化，87年入伍，92年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至今。88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奖，现为中国法学学会会员，民商法学研究生。

内 容 简 介

连江市副市长马驰的妻子衣媚红在其丈夫出差回来的前夜，在自家遇害身亡。市局接到副市长的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

与人无冤无仇的市长夫人竟然在家中被害，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市局刑警队队长周大勇等干警积极查案，灵活应变，顺藤摸瓜，终于将隐藏在市委家属楼内许久的件件权钱色的交易暴光于天下。在人们心中，形象光辉并令人敬佩的几位市领导竟……

一起不同寻常的他杀案，牵出一系列不为人知的肮脏。市委书记王志强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指示市纪委和市局成立联合侦查组，将腐败分子们送上了审判台……

引 子

2001年9月17日夜，连江市副市长马驰的妻子衣娟红身穿睡衣，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下意识地按着手里的电视遥控键，随着电视屏幕的不断闪切，衣娟红脑海的银屏也在不断地闪切着她的企望或曰打算。

事实上，两个小时中，衣娟红多次拨打过一个电话号码而又迅速地挂断。或者可以这么说，在这个让衣娟红觉得孤单而又寂静的夜里，衣娟红的心里升腾着一种思念之情与倾吐之欲。思念那远在异国的儿子；倾吐的内容，应该与她一个多月来所受到的压抑与刺激有关。

电话，衣娟红终究是没有打，同往日一样地入睡，但却没能同往日一样地醒来。其实，大约在凌晨三点钟左右，不太响的开门声令熟睡的衣娟红惊醒，衣娟红睁开眼

云 开 雾 散

睛之后，发现自己的床前站着一个看上去十分熟悉的黑影。她有些惊喜也有些惊疑地问道：

“是你吗？”

黑影没有什么反应，衣娟红就翻身打算拧开床头灯的开关。黑影这回有反应了，迅速地将一把锋利的匕首顶在衣娟红的喉咙处，低沉着声音道：

“别开灯！现金在什么地方？”

“开什么玩笑啊——跟我要钱，用得着这么做么？怕是想要我的命吧？”黑影“呵呵”冷笑了两声，手腕一动，匕首的锋刃就一下子割断了衣娟红的喉咙。衣娟红像被宰的鸡一样弹了弹两腿，便渐渐不动了……

一

2001年9月18日，连江市的火车站内，高音喇叭正在播着列车进站的消息：从新疆乌鲁木齐开往连江市的火车就要进站，请接站的宾朋做好接站准备。

站台上，连江市市府秘书长牛耕一行数人皆引颈西望，一脸的等待。这一天，从乌鲁木齐驶达连江市的M次列车，已经晚点了两个小时。对于市委秘书长牛耕来说，立在站台上两个小时，这样的时机是不多见的。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进了站。牛耕手一挥，对身边的几位跟随道：

“走，软卧车厢！”

列车停稳后，牛耕等人站在软卧车厢的车门处守候。几分钟后，市委副书记杨子升、市长陈望达、常务副市长

马驰以及秘书小白等一行数人，从列车上鱼贯而下。牛耕堆着一脸的敬意与各位领导一一握手：

“各位领导，一路辛苦了！”

末了，市长陈望达说：

“今天是周末，大家都回家休息吧！”

副市长马驰回到了自己的家。提着皮箱的司机范南岳按了按门铃，没见人应，回头道：

“马市长，衣阿姨可能不在家。”

马驰从手里拿出钥匙，开了门，边进门边喊了两声“娟红”，仍没见什么动静。范南岳道：

“马市长，这皮箱放哪儿呢？”

“帮我放进卧室里吧！”

言罢，一屁股坐到客厅的沙发上，长叹了一口气，摸出一根香烟，正欲点燃，就听见范南岳突然大声喊道：

“马市长，快！快进来——衣阿姨出事了！”

马驰没有动，还是把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悠悠地说：

“能出什么事，值得如此一惊一乍的！”

范南岳蜡黄了脸跑到客厅：

“马市长，衣阿姨被人杀害了！”

马驰瞪大了眼睛，惊道：

“你胡说什么？”

马驰奔进卧室，见妻子衣娟红果真被人杀死在床上。

他一把揪住了范南岳的脖子，吼道：

“你说，是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杀了我的妻子？”

范南岳道：

“马市长，要冷静，要报案啊！”

经司机范南岳这么一提醒，马驰红着双眼，给市公安局局长唐律明拨通了电话：“是唐局长吗？我是马驰……”

“马市长，您出差回来了么，还好吧——怎么声音听起来不大对劲儿呢？”

“唐局长，我的妻子被人杀害了！”

“马市长，您说什么？”

“我的妻子衣娟红被人杀害了，请派人来勘检现场吧，就在家属楼里。”

唐律明道：

“马市长，请您节哀，我这就亲自带人赶过来！”

放下电话，唐律明走出办公室下楼到了二层刑警队队长周大勇的办公室。周大勇见了唐局长，忙站起身。

“快！带上几个人，跟我去一趟马市长家，他的老婆被人杀害了。”

周大勇听罢，心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谁会与常务副市长的老婆过不去呢？不过，周大勇并没有把内心这样的疑惑表现出来。多年的警察生活，早将使周大勇练出了处事不惊的本领。他叫上队友黄家伟和杜齐，唐局长又

叫上了局里的法医解柔，一行五人，由黄家伟驾车，直奔马驰家。

就在唐律明一行直奔常务副市长马驰家的同一时间，市中心一家大酒店的 1678 号客房内，一个身裹浴巾的年轻女人走进了浴洗间。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宋怡，是 20 世纪末在南方十分走红的歌星。

宋怡哼着曲儿，解开浴巾，拧开热水喷头，任哗哗的温水淋着自己妖娆无比的胴体，宋怡觉得十分地舒服。几年前，或者说自成名以来，宋怡就养成了入睡前起床后都要沐浴一番的习惯。这一刻，任温度正好的热水流淌在自己的肌肤之上，宋怡真的有些陶醉。

事实上，宋怡从八点开始，就在等一个男人的电话，只不过这一次，同此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太一样。此前，宋怡等那个男人的电话，如果等不到，就意味着她将独自空过一个白天或者夜晚，而在这个上午，宋怡朦朦胧胧地觉得，如果那个男人不给她打电话，就有可能意味着从此之后，她宋怡可再也不会接到他的电话了。

如果仅仅从女性裸体美的角度审视，宋怡洗浴后的胴体，窈窕与丰腴可谓搭配得恰到好处，二十六岁的宋怡，虽然没有嫁人，但有过男女间的欢爱。她健美的躯体里既充盈着未婚女性青春的勃动，又洋溢着已婚女性成熟的魅力。

立在落地镜前，宋怡的三围曲线看上去是那么的优

美!说她的胴体是窈窕与丰腴的绝妙结合,实则是再恰当不过了。

事实上,宋怡在20世纪末期能走红歌坛继而走红影坛,主要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天生丽质。直白点俗气点说,就是得益于她那副让男人一见就钟情就倾倒就沉醉的胴体。宋怡自己也明白,凭自己的音质音色及专业技能,想走红流行乐坛,差不多等于痴人说梦。

收拾好自己的容颜,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与感觉,宋怡明白,自己在这个上午要等的那个男人的电话,不会再打来了。

按照头天晚上的约定,一过九点三十分,宋怡就可以自我安排这一天的时间。看看表差不多快十点了,宋怡走近床头柜,拨了一个电话,接通后,宋怡声调很娇媚也很暖人地说道:

“是你吗,钟?是不是还呆在床上没起呢?”

对方道:“我是钟摆,哪一位?这么早来什么电话嘛!”

“十点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早什么?今天我有空,你呢,没什么想法?”

“是宋怡吧!太好了,去我的工作室,怎么样?《一家》杂志的美编昨晚还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寄一幅作品,作下一期的封面呢!”

“是不是又想画我拍我呀?”

“你说呢，我的大明星？说吧，是到我的住所，还是去我的工作室？”

“今天是星期天，到你的工作室吧！”

“就这么定了，老地方等我，一块用早餐。”

“还早餐呢，用午餐怕也不早了……”

挂了电话，宋怡内心洋溢着愉悦和兴奋，双腮隐隐地泛起红潮。宋怡明白，只要走进钟摆的工作室，钟摆的激情就会像火山一样地向她喷射，而她宋怡的那种野性的狂热与渴望，亦会猛烈地爆发出来，四目相对或者唇舌相接的瞬间，会产生电流！那种火花灼痛的效果电流击麻的感觉，宋怡已经有些日子没有体会到了。

连江市的男人中，恐怕数市委秘书长牛耕最忙。从火车站接罢几位领导，就接到了三江顺公司老总石垒城的话。石垒城说请他先去郊外钓鱼，再到别墅打牌。牛耕一听，喜得印堂放光，道：

“好吧，就这么定，会后我一准到！”

电话那一头的石垒城懂得，“会后一准到”是牛耕秘书长的口头禅。几个月来，石垒城记得，只要自己一给牛耕打电话，牛耕每次都要说“会后再定，会后一准到”之类的言语。这一刻，石垒城听牛耕如此一说，忙道：“牛秘书长，大星期天的，还在开会么？”

牛耕道：“几位领导刚从乌鲁木齐回来，我怕是会有会要开啊！”

“陈市长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不是说过让大家休息的话么？”

“对呀——你怎么知道？”

“我不仅仅知道这些，还知道你现在就在办公室呢——我进来了！”

挂断电话，办公室的门果真就被人推开。进来的石垒城边往衣袋里装手机边笑道：

“怎么着，走吧？”

牛耕道：“就咱们俩？”

“车上还有两个撑伞的。”

“撑什么伞？”

“太阳毒了撑遮阳的伞，要是下雨就撑遮雨的伞呗！今天日头毒，没人撑伞，晒着太阳钓鱼，只怕鱼没钓着，却让太阳晒坏了皮肤。”

牛耕道：“想得很周到嘛——这就走？”

石垒城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会后再定！”

牛耕一见石垒城的表情，知道他是在调侃自己，说道：

“去你的！”

石垒城与牛耕之间，已是多年的交情，因此，尽管牛耕身为一市之秘书长，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两

人间的话语氛围，还是比较随和的，而且，许多时候，随和得十分地俗气。

走到办公楼外，坐进石垒城的宝马车，牛耕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气或曰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青春女性的气息。回头一看，卧车的后排座位上，两个看上去年轻倩丽的女孩正姹红着一脸的笑，见他回过头来，几乎是同声地道：

“牛秘书长，上午好！”

“上午好！”

牛耕看了一眼正在发动车的石垒城。石垒城道：“坐在我身后的小姐叫谢西袅，您身后的小姐叫查琴琴，都是我市目前最走红的模特！”

查琴琴很柔也很嗲地伸出玉臂勾住前座牛耕的脖子，道：

“秘书长，日后请您多关照啊！”

牛耕下意识地捏住了查琴琴呈现在自己胸前的那一双白净丰腴的小手，道：“查小姐，你的这双手，真是生得玲珑剔透，挺招人喜欢的嘛！”

石垒城将车驶入了车流之中，笑道：

“牛哥，查小姐何止是双手生得玲珑剔透，还有更玲珑剔透的地方，下午有空，你欣赏欣赏！”

查琴琴害羞地道：“石总，您别总是话里套话，流坏水！”

谢西袅道：“琴琴，怕是你自己见了倜傥不凡的牛秘

书长，先自个儿心乱了吧？”查琴琴捣了谢西袅一拳，嗔道：

“你再胡说，我就摸你的痒痒肉，让你笑得出丑！”

牛耕道：“两位小姐，真是天真烂漫呀！垒城，今天外钓，就算钓不到鱼，有这样的两位小姐随行，也肯定会心情不错！”

石垒城道：“只要牛哥你觉得开心，就好！明说了吧，谢小姐和查小姐，就是我特意请来的！”

牛耕道：“古人云：无功不受禄，你如此安排，我如何消受得起？”

石垒城道：“咱兄弟之间，你这么说，就是见外不是？小谢小查，或许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位大秘书长，工作能力很强呢！”

谢西袅妩媚地一笑道：“这个当然，工作能力不强，也当不上市委秘书长嘛！”

查琴琴道：“你打什么边鼓儿，石总说的能力，不是你所说的这个能力。”

谢西袅道：“不是我说的这个能力，那你说说，石总说牛耕的工作能力强，是指什么？”

查琴琴道：“应该是指工作以外的能力吧！”

谢西袅道：“我听不明白，石总，您能具体地说说，秘书长的工作能力强，是指什么吗？”

牛耕回过头来道：“你们别听他胡吹，其实，我的工

作能力很一般。”

谢西裛道：“怎么个一般法呢？”

查琴琴道：“人家是领导干部，自然懂得谦虚了，承认很一般，其实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能力很强！”

这一路，牛耕聊得十分开心。到了鱼塘边，支好伞驾好了钓杆，心情不错的牛耕，除了看水中鱼标之外，其余的时间，两眼差不多全落在陪在他身边的查琴琴身上。有如此的一位美人陪在身边，同自己嬉笑聊天，牛耕明白，这个上午，或者说在十二点钟前的两个小时里，钓到鱼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牛耕的心里清楚，石垒城请他出来钓鱼，也决非是为了钓鱼而钓鱼。

自结识石垒城后，说牛耕有了钓鱼的瘾，还不如说他好色成瘾。这几年，仅仅是石垒城送到他身边的美女，就不下二十个。今天，石垒城一下子给他送来了两个美人，牛耕就知道，石垒城一定是有求于他。“秘书长，快瞧啊——鱼标动了！”

查琴琴叫了一声。牛耕道：

“鱼标只是一点点动，还不行，必须是一下子没人水中，才有把握钓住鱼！”

“秘书长，每个星期天，您都要钓鱼吗？”

“你看呢？”

“我看——应该是的。”